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二十七



尺牘

寄劉共甫樞密

張南軒

程先生易得樞密錄本傳遠實學者之厚幸夫所謂易者何哉聖人之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此豈獨謂此數卷書乎其必有所謂矣而此數卷之書所以述其蘊也言有尽蘊无穷故學者必於言意之表識易而後易可讀也須文定春秋此路有邵陽本字差小弒所看舊目嚴州本謹納去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樞密觀此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乃變矣

又

淋民望樞密之至不減赤子之於慈父使人與嗟歎仰然之愚有敢為先事之獻者輒以布之公觀近世再臨舊鎮者聲望率減於前或曰上下玩習之故公以為無是理殆由在我者有忽之之心目前者既已得善及其復來將曰此易治首是心一萌則敬肆分宜乎美惡之不同也而况樞密今此之來執位無尊聲名益重則下民之情將有不敢以自足者隔絕雍塞之患此亦不可以不慮也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此言德貴於盛而禮貴於恭也伏惟樞密懿壘存心益敬其事謙虛自處不負其有降其辭色惟恐不及使匹夫匹婦之情皆得以通而士大夫有懷皆得以吐露至于箴規指摘畢聞於前而无所謂不敢者則善政日新而無斁矣此豈惟一路之幸實經綸之業益以光大將邦家是賴而天下之福也昔人自逆于境逆于郊即觀聽其辭色而議之蓋人心之向背首謹於此時用敢陳于未及境之前側承風聲以慰願望

寄周子充尚書

張南軒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

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孝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无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躰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况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問及此間相從者公迹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迓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竊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為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返害事耳要亦如玉石之易辨即其行實夫豈洞疑虛喝可掩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曾見之否

又

垂荆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名之不必講大似因咽廢食耳後世盜儒為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為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孝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欲深探致弊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孝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具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孝者當以聖賢為準而所進則當循其序亦如致

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為自奔尚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面盡

荅潘端叔

張南軒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二工夫積累多自然躰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起字更須深躰而用力焉

與顏主簿

張南軒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孝有兼與而混為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孝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氏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蠱壞士心以亂國事孝者當講論明辯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孝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辯者惟深察焉

又

近玩味已發未發於日用間甚覺顯煥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以明之之說公所答曾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要形容人生而靜以上事却似有病故程子去天命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此猶云天下之言性者斯言取為盡之蓋性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晦叔意如何數日來看龜山集乃如前輩所造如龜山輩未易輕議也

又

仁右道左之說伊川所以有取者亦嘗思之仁字對道字而言乃是言周流運用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躰之所存也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躰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正理則為不仁矣道也者不

可須更離也可離非道也道无往而不存遺書中所謂道外无物物外无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是也如何離得人之所以不能躬道者以人爲之私蔽之也人雖蔽於私不能與道爲一然道實未嘗離也明道與韓持國論克己一段反復此意甚詳所宜深味耳辱垂問据鄙意言之要非尺紙可尽未知是否却幸見諭

又

近李隨寄易齋隸字并諸詩來公報之以題榜既設所異顧名思義惟日孜孜焉而後可因見時警策之幸也再玩所爲詩語意固佳但如雲灑潏涵月春回木放花只說得克後意味却於勿處少力觀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所以告之者正是告克己之目顏子請事乎此乃万世標準孝者但當深告以勿字工夫到後自會見得若遠只說克德意味又恐使之只負想象之見工夫滅裂耳此亦不敢不告非惟告人在我亦當謹也

答朱元晦

張南軒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間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爲喻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无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忘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无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入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孝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去爲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躬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及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去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躬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躬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孰則天理寔明而心可得而尽矣

又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問伊  
川荅之之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  
涵養才於此要尋中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  
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乎幸更詳之又中庸之去中是以中形  
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躰段也然而性之躰  
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  
无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躰段亦无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  
躰用分明不識何如忠恕之說如來論精義序引亦已亡疑言仁  
已載往返議論于後今錄呈所論一字若如老子以形而下者言  
則可與二三通數若如知言指道而言則難於復與器通數二三  
也心譬之水一節用意謂孟子只將水无有不下此人无有不善意  
味極完性情之理具矣今將心譬是水去水上用意差排許多字  
固不為无義但恐終費力耳所論知言中餘說再三詳之未有疑  
可復也

又

天命之謂性所解立言極明快但率性之謂道竊疑仁義禮智是  
乃道也今亡循性之仁則有所謂父子之道却恐費力更幸堂之  
又如審其是非而脩之則知之教无不充之類亦未穩當兼此首  
章三語以公所見更須詳味伊川先生遺書中語公亦方欲下一  
轉語俟却錄去求教也在中之說前書嘗及之未知如何中者性  
之躰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躰段而不可便曰  
中者性之躰若曰性之躰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

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躰也是以  
其愛无所不至猶人之身无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无分寸之膚  
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躰取為親切欲人躰夫所以  
愛者言仁中盡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

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躰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躰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躰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前日所謂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非謂禮義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禮智發見者言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據文執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其德有四去去而統言之則無為善之長人之心其德亦有四去去而統言之則仁為人之心如何前日所謂元之義不專主於生物者疑只去生物說生生之意不令詳所謂生物者亦无不尽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无不完也非是方其發特別為

又

共父相處二年心事亦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得作別殊使人関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足積其誠意庶幾感通是間若有一絲毫未及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躰也所寄諸說亦略觀大槩林擇之思慮甚親可重可重鄙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二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間相識却是廣仲晦叔甚進德美已入書院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又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為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間号为賢者政墮在此中况其他



哉此風方熾正道埋微率獸食人其甚可懼也吾曹但能相與講明  
至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又

其幸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吝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廢卷第覓  
向來語言多且易只欲且做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簡語尤用  
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齟齬莫愈恨相去遠未  
得聚首耳中庸義述來細讀自誠者天之道以下尤覓所解有工  
前固於鄙意尚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解必經商量刊成  
願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銘序語誠贅刪之甚佳尤溪李  
記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達耳其近為邵州作復舊李記其  
間論小李太李意偶亦相類錄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異速示  
也岳麓書院近來却漸成次第向來邵懷英作事不着實大抵皆  
向傾壞幸得共父再來今下手肯也書院相對按山頗有形勢屢  
為有力者睥睨作陰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橫前景趣在  
道鄉碧虛之間方建亭其上以風雲名之安得杖屨來共登臨也  
它幾以道義自重

又

知言疑義反復甚詳大抵於鄙意无甚疑而所以開發則多矣其  
間數段謹錄呈今自寫出再看又覓此內亦有不必要寫去者亦且  
附往論語仁說區區之意見李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干  
涉如未嘗下博考篤志切問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像此  
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者講之庶幾不錯路頭然下語  
極難隨改未定方令錄呈亦俟諸老行寄去讀史管見當併往近  
看此書病敗不可言其中間有好處亦无完篇耳看元來意思多  
是為檜設言天下之理而往往特為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編  
通監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監亦有所闕遺  
耳它懷併須後訊

又

晦叔留此旬餘備詳動止繼而游掾來亦能道近况欣釋為多見前後與諸人論操舍出入之說剖析極子細最後又游掾之語尤完呂子約雖知聖人此四句正是論心然未能明別其間始終真妄邪正之所歸故遂指其存亡為感用此其差亦不小來示似未以此告之耳近因游掾來理會出入字有答之之語錄呈未知尊意何如易與天地準章後來惠意亦近是然不如來說之詳明更不寫去

又

其食飲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數日方出報客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焉綠陰已滿湖水平漫亦復不惡方於竹間結小茅齋為夏日計兩潦稍定即挾策其間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勝日自往平章之方得寄往耳伯恭近專人來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論兄出處引周可受之義却似未然又向來聚徒頗眾今歲已沙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

未

方五十八

又

之以善道其謂來者既為荖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游誠之資質確有志世故心實愛之但正且為孝不然恐未免為才使今歸必首去求見某以乍出人事頗多姑遣此紙早晚樞帥又自有入行也孟子解渠却錄未畢樞處却將寫了當祝封呈餘幾為道自重

又

某龜勉為州不敢不敬深惟聖人心誠求之與以人治人之義庶幾萬一而未之能也幸人情粗相安蚕麥差熟丁稅朝廷蠲未等無常產之輸七萬餘緡稍寬目前但弊根不除少須更力論之惟是興利之且日進將恐多所紛更孤迹其可久於此耶

又

某出入省戶日負素餐反復古義不遑學處晦叔行時已畧言所處大槩有以告之是望區區在此不敢不盡誠政恐努力不到无以感動惟悚懼耳正論極微假借為此論者未嘗了然於義理之

所在而徒遭回於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用是瞻仰有不勝言伯恭鄰壻日得晤語近來議論甚進每以愚見告之不復少隱也

又

日自省中歸即閉閣溫繹舊學向來所見偏處亦漸有蒼見但絕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孝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闡範之說極佳即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戒也伯恭近來休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見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為病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知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其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此話到此尤蒼難說邪論甚熾人心消蕩一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奈何奈何

又

某出入省戶日愧亡補所以見告者所謂實獲我心但請對之說容更思之區區本欲俟轉對對却在正初又恐遲耳自念孝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念退歸勉其在我者然切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及反復剖判庶幾萬一拳拳之心不敢不自勉惟吾克實照知之寫至此不蒼酸鼻也

又

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某亦如此看蓋一篇渾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二語鄙意未安俟更為精讀深思方報去所貴乎道者三上蔡之說誠欠却本來一段工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某近只讀易傳及遺書益知孝者病痛多立言蓋未易

也知言之說每段輒書鄙見于後有未是處却索就此簿子上批  
來庶往復有益也近來又看得幾段及昨日讀寄來者皆未及添  
入俟更詳之後便寄去

又

某近來思慮口資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而不敢不勉每得來  
書益我厚矣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  
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一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向其理  
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亡書真難讀也丙銘  
所謂理一而分殊无一句不具此意鄙意亦謂然來示亦及之矣  
但其間論分立而推理一與推理以存義之說頗未相同某意以  
為分立者天地位而万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執然不知理  
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  
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  
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

卷之廿八

卷之五十八

十一

道爲仁之至義之尽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无蔽也  
似不必於事親事天上一分理與義亦未知是不留身之言二先生  
互相發明可謂至當知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密方更參詳  
之伯恭近日終好講論喬拱在此如此等士人甚難得潘友端年  
方十七而立志殊不凡皆肯用力潘令暫歸省俟其來皆令拜書  
去求教李伯諫林擇之兄弟各有報書陳韓在此時相見亦肯回  
頭但頗草草耳某近因與喬潘考究論語論仁處亦有少說續便  
錄呈悔叔猶未得到長沙書共父想已過九江探伺渠到家專人  
信之是時亦得拜書憂患中止且進德此有賴於兄也今日達官  
似皆不逮之故愛之尤深而責之尤重耳元復所謂但證候小變  
者鄙意亦去爾遺書當更令修治

又

某備數于此自仲冬以後凡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  
聰明反復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方一之望正幸教誨

之及引須以異也講筵開在洛月自此或更得從容以底蘊惟是迹孤愈甚側目非材此則非所計也劉樞歸想得款曲憂患中益進德業異時當大慰人望晦叔已行未耶聞其歸計費力極念之亦有一書不知尚可及否太極圖解析理精詳開發多矣垂誨甚荷向來偶因說話間妄為他人傳寫想失本意甚多要之言字之難誠不可容易耳圖解須子細看方求教但竟得後面亦不必如此辯論之多只於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却是聘辯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汨耳如何

又

某龜勉南來視事踰旬矣廣右比之它路最為廣莫而彫瘁則最甚亦坐落睢盱邊備寡弱日夜閉慮固當以安靜為本然要須在我有隱然之執則安靜之實乃可保方考究料理不敢苟目前也遠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之立信明義庶幾萬一諸路土丁 祖宗良法今虛籍雖存而其實都亡方尋繹舊規若此事有緒庶幾邊防差狀瘁誠之已來未到也南來朋舊闊遠殊重離索之歎偶府中遣人買茶略附此紙少定專人去相看共父想已到建康責任甚重臨行亦略獻區區也

又

某守藩已八閱朔矣佩聖人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日夜甬勉悚惕之不暇所幸綱紀粗定人情頗相信向又歲事極稔盜賊屏戢目前僥倖无它而環視一路可寒心事極多邊備兵政亦隨力督理保甲一事亦頗有條流惟是自靜江之外諸郡歲計闕匱異常甚至官吏之俸軍兵之糧此亦何以為郡坐是民愈困比有請願與憲漕共考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濟之計幸蒙賜可才此詳講熟慮度幾有少寬然其間曲折亦多又不敢欲速也李校略與救修士子中亦有好資質時呼一二來郡齋與之講論庶知向方三先生祠甚設有小記納去凡此不敢不區區耳官寮其初頗有拘束之歎蓋習於放縱已久今却極相安有樂趨事

之意其間亦有數人慙實可委其餘隨力使得自展有不率者先之以訓督不悛而後加以法逐來竟得斂縮者多也此路向來盜賊之多止緣配隸之人萃焉例皆逃逸爲害比嚴首捕之科明其賞罰接踵而至幾無日無之收其強壯以爲効用故少戢也然廣中之人亦自多犯法徒流常有刑不足以勝姦宄使人愧懼恐凡見念欲知其詳故縷縷及之靜江氣象開廓風氣踈通覺得無瘴癘寒暄之候殊不異湘中環城諸山竒變柳子厚所謂拔地峭堅林立四野此語足以及其大槩近觀水東諸峯空明寬敞惟龍隱竅爲勝絕蓋在小溪之濱水貫其中深窈停泐以舟入焉石色特青潤嶙峋亦恠殊可喜也某日間亦得暇讀書但齊見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綢而下反復引詩明慎獨始終之道區區朝夕惟從事於此而未之有進也誠之在此極得其助讀中庸章句晦叔許一來已遣人取之旦夕可到相與講磨少慰離索也其父回得書請祠之意甚濃聞所施爲大抵

類長沙長沙之人今歲緣茶賊之擾害甚思之但其前書勸渠讓虛使人得以自足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其實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无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无以自見耳若當大任恐有所妨方欲作書述此意亦望兄自以己意開廣之今日達官如是公誠亦不易得望之深耳伯恭今次講論如何得渠書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處某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處然吾曹氣習之偏乘間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如其病痛多兢兢之不遑正有望時加砭劑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子澄長進否擇之亦久不聞問矣無咎昨寄所編祭儀及呂氏鄉約來甚有益於風教但鄉約細思之若在鄉里願入約者只得納之難於揀擇若不擇則或有甚改度者則又害事擇之則便生議論難於持久兼有所謂罰者可行政書想亦須見謾附一本其間固多未及然其人一生用工於此其說

亦着本可貴此外又於其家求得數書有論屯田項目亦甚有工  
才抄錄讀當奉寄此公所至有惠政乃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  
惜其不得施用也所欲言甚多未易殫究餘見別紙

荅彪德美

張南軒

垂諭之詳再三誦之政所望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無疑如自滅  
天命固爲已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生之意已於季立書中  
言之矣想必須見幸更深思平心易氣無爲己私橫截斷庶乎其  
有取也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  
意處故不得不白如去夫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  
之此蓋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曰起之然去指言則謂如天命之  
謂性是拍言也其它說話固無非性命之奧而非若此語拍而言  
之也故於荅之之辭中引子貢之語以爲夫子之言无非天命之  
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幸詳觀却以見教若夫辭氣不足以  
發則誠陋之故也來書雖援引之多愈覺泛濫大抵是舍實理而  
駕虛說芻豢下季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爲在形器之  
表此病恐不細正其所謂雖闢釋氏而不知正情愔在其中者也故  
无復窮理之工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其近來反復思之不可  
不爲尽言惟天資愈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若忽而置之曰吾所  
得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說于前也然其之見亦豈敢以爲便  
是哉願更講之耳

尺牘

與張欽夫書

朱晦翁

前書所寫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  
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爲清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  
實躰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  
讀而驗之則又无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  
往往自見灑落處始切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  
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  
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无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拍  
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  
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  
間渾然全躰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躰用精粗動  
靜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間而爲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  
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  
多少安排沒頓着處今竟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拖而泐洄上下  
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置纖毫之力者真不  
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无隔礙處自  
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  
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  
先資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  
啓鍵直發其秘誨諭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  
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  
如何尔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今復觀之  
恍然不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其終疑之蓋  
善者无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善惡者特以好善而惡二耳初安  
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  
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



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尔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无所適不爲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荅何叔京

心說已喻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无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无空隙處所以存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問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乱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乱而无安危耳豈可謂堯舜之世无安危治乱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无善惡之說更思之却以見教

方五十九

荅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令人着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与聖賢所示操存主宰之味不問此帝贅間須看得破不尔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不快荅之如此

再荅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誠甚善然恐或有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别有真心而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之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偽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某向荅二公有所未盡後來荅游誠之一段方

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躰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 答游誠之

心躰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躰之本然二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无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无一定之時亦无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躰用始終真妄邪正无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别无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無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与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 荅范直閣

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三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有未契處不敢默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孝者則不能无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与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為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為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為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免降高以就卑即近以為遠姑倚一偏終必乖矣蓋非理之本然其所以為不一也蓋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贯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所拍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按其所以為忠恕者則其本躰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无疑矣不識尊意以為然否某請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眾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

然聖人分上无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无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  
主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虚无形為道躰  
而以判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无隱乎尔者不離日用  
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无形以日用  
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尔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  
舊說上蔡先生又發明之碩某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  
行為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願詳覽前書重賜持  
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鑄壁禪無疑為望時序向執伏  
乞為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

荅余正甫

厚書相与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二復感歎不得所言然嘗切  
謂天下之理万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一二三也知所謂一  
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  
於一二况遽以二三者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  
將不俟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之間而已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  
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  
大孝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為愚方且千里  
移書以開講孝之端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同二即為荆舒以  
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  
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荅嵩卿

荅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  
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以我為主邪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  
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无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  
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  
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竟之物即便自為之性把持作弄  
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与語死  
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孝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二自

知其陋而稍諱之却上面則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澆漾不可致詰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无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哉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喻

再答余正甫書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乱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毋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曾中无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曾中无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与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尔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已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与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无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必考諸此在已矣

答高卿書

向來奉答所喻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高卿書論之尤詳意者一讀當已洞然而无疑矣而來書之喻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无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无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竟爲性尔夫性者理而已尔乾坤變化万物受命雖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一此知竟則衆人之知竟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竟者皆氣之爲也故

聚則有散則无若理則不為聚散而有无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  
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尔不得以水滙比也鬼神伊是精  
神竟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不能  
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礼以類而感若性則豈有類之可入邪  
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  
无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何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  
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或求之陰或求之陰无所不用其  
極而猶止曰庶或饗之貨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  
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  
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躰  
之中以俟夫子也之求而時出以饗之邪為如此說則其界限之  
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拍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  
併堆疊計已无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  
洪鑪人物生生无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  
乃以一片太虛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不知竟謂之實然之理豈  
不謬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无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  
可以无愧而死尔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  
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是乃无所為而然首欬異端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然後孝者正  
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  
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率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  
者幸何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  
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  
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  
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无補

荅范直閣書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言前  
日因平父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

惟台侯起居万福其奉親屏處幸粗遣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文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以樂矣迫於親養夏末湏爲武林之行計必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仰荷不棄其愚与之反復爲德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復敢爲說以請益焉某前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躰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无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在各足无非全躰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文字者有字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无非極致二程所謂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著正所以發明此義也以夫子所以告字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字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者異動以天尔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字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己及人則宜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性与天道者未嘗爲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所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字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礙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它疑義尚多蒙喻使得請教此夙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月行迫遽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得直閣文還朝陞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雖然久矣莫以此言罄歎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召用雖不能及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言儻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亦非晚矣願爲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依歸謹上狀不備

再答

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文伏蒙鐫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日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而涵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下析之勤如此今謹錄近所

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  
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得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  
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袁寺丞書

某失計此來无可言者初若稍可枝梧亦不敢必爲去計今內則  
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  
之際爲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踈拙不  
能替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  
重事一經監司呵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易情節則是此事  
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抗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  
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爲睚眦以求苟免於  
譴辱中夜思之旣已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无聊深恐不能  
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悶  
往往无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

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下而其以一身孤客於此携小兒外  
甥在此无婦女看管无日不病二時又湏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  
小想見无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如此不爲久計又不容復  
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  
憚也但初意只一二月間故不能虛爲此以違素心今旣不能得  
去又省所奏語事勢湏關白已不免作書与之但言語拙直不能  
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也  
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以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  
心開後季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旣此來无復工夫可以向此而衰  
困漸盡与死爲隣万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某  
不眯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爲之有此七條其他曲  
折不暇備奉非不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  
兄力爲一言使之必從所請乃千万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  
部之外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狽遠即遠狼

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邪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或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无所用其力耳

荅陸子壽書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生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迁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无疑矣但迁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處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迁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迁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自此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切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論考證雖詳然其大槩以為既

方聖十九

九

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尔切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未有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撤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撤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際魯曾謂之吉祔晉謂之祔祀禮疏謂之特祔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又不可考尔夫今之禮文殘缺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无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帝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又謂畢原鄴邠為文之昭邠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乎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逝迁穆主祔廟則二穆逝迁尔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謾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



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李礼者有役文之弊而吕与叔以守經信古今李者庶幾无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无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礼之意也某於礼經不熟而考訂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某常以爲人凡讀書處事當煩乱疑惑之際正當虚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息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開併及之幸恕狂妄

荅司戶書

某衰晚无堪李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之所及也示喻程氏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言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

十五十九

十

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无不在而李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尔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尔豈茫然考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人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治近有万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李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從游也某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荆州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尔未有承晤之期臨風馳想切冀以時爲親自愛

與程允夫書

久不聞問方以爲懷人來併得兩書備審比來侍奉之餘進李不倦某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已物尔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大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

亦姑任之不能頌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自來進李之力  
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叮嚀葉仁來  
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无所用心惟得朋友講  
論則欣然終日千万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  
看因來論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蓍數段不甚  
完備繫及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爲本謾附去然細看亦  
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厭充足潘子溥書頌亦見之蓋雜佛  
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李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  
爲如何他時於已李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无立脚處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  
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間所錄旦文得本首當奉守也所李寂寥  
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  
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  
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見立此箇宗旨相与守之吾弟  
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  
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汪伯虔書

月日某頓首復書伯虔茂才鄉丈執事其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  
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  
嘉譽之美差以爲慰茲承不鄙遠見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  
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其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  
得贊一辭焉幸甚幸甚其金公亦先友也某頃歲嘗拜之臨安俯仰  
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聲效者甚矣  
金公之厚於執事所以相先者之切當也邕州使君往見荊州呂  
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  
論之餘也頌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欲獨在  
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况如某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  
哉加以踈拙不親吏事公私倥偬日不暇給尤資荒澁不能一吐

曾中所欲言者因風先此致敬以謝先辱且多僅得脫此羈馬歸  
卧田間呻吟之悔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玆未有以報  
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  
頌言

荅崇安趙宰書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与外事向來雖聞貴縣  
令保正副出錢崔某耆長人其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嘗因下  
問之辱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爲此耳初不知其  
爲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內應  
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无他矣恐  
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爲重輕也自餘曲所更託劉監廟稟知并  
幾情照

荅建昌顏君書

七月九日某頓首復書顏君足下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

方五十九

十二

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孝問  
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未有諭也  
聖人教人博文約礼孝問思卞而力行之自洒掃應對章句誦說  
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万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孝以躬行心得  
爲貴而不在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  
是妄意躡等以陷于邪說設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  
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无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孝  
之功有未嘗加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  
何事也又聞不念身軀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而將毀冠裂冕  
以人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知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  
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不能  
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元更有助紂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  
得祠曹牒髡鬻有期急作此附迤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  
意已决亦且更与子靜謀之必无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晚如何

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不知所以爲子計矣秋氣向涼餘惟自愛

荅歐慶似書

頃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忽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心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砥止方切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无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荅李伯諫書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爲孝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尔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切意必无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鑄誨期之異日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辨而无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財炤

荅播端叔書

示諭講孝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懇實又遠工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孝者求聞計獲之私勝於其孝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声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孝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則朋友之望也

荅許順之書

人皆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无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与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故平旦起來未与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日晝之所爲便來桔亡之此仁義之心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与禽獸不遠孝者正當於旦

晝之所爲處理會色色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  
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  
當其事邪云云

荅許順之書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存不要放舍耳不須  
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  
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无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  
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万狀此所謂  
出入无時莫知其鄉也云云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

尺牘

道釋

與惠林廣慧禪師三帖

東坡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蕪无与鋤治者忽領手教累幅稍覓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万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望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万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樓斷苦寒為衆自重不宣東林寺碑既獲結緣三寶稍除業障又得託名大士比日所深願但自別後公私百冗近又絕无煩刻閑不敢草一下筆專在下懷惟少寬限也悚息悚息

示喻臂痛示与衆生同病耳然俗眼未免懸情更望倍加保練王氏博濟方中三冊有一虎骨散及歲靈仙丸此仙方也僕屢用治臂病其效如神切望合喫元用虎脰候寫作腦骨切望相信便合服必效必效自餘都下有幹望示及惠賜名茶謹已捧領感刻

與賢師上人

東坡

辱簡喜聞法復增勝知續修者甚頗有聲韻不知何日可得也法醞三壺充下樂不一

與金山祖印

東坡

昨夜清風明月過蒙法施今又惠及清泉珍感不已木湯法政恐觸著好供復却回納不一

與雪齋言上人

東坡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絕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軀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寄示何也雪齋清景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与武林舊遊未易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推万万自愛

與金山寶齋

東坡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别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

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慚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墨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万万自重至遊堂記即當下筆逝中寄去近有後札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人還草草

與大覺禪師

東坡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為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靈異累有所文見於夢寐不欲尺談嫌涉恠耳以此益不欲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覓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尔也請勿復談此公此之人可令文貞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文貞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及初恐到此亦未甚的也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冗中不一

與參寥大師二帖

東坡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躰康佳感服兼至二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贊尚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甚愧知且伴大虛為湯泉之遊甚善真善公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留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相看陪從少暇奉啓不尺意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為恨留語與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遊希少思念二公不忘心懶且无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勞勤累幅所以開諭擬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

謫居以來杜明念答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漸往還理故宜尔而釋  
老數公乃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  
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  
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无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  
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初不相妨何為  
廢之耶當更磨搽以追配彭澤未間惟方乃自愛

與育王大覺禪師

葛

叔忱

前經從山中得一笑言頗慰塵勞尋以職事頻出稍踈問訊勞想  
可知春寒兩重不審法候何如不宣

前日人回附記當已呈達輒為鄙句復與俞君同賦一篇因為奉  
呈惟是踈拙之詞已窮矣可取裨餘一笑也

向者城東得一夕以奉清論多所開益尋以陰雨遂不成山中之  
約順流以歸迴望寶刹馳情何已

病衰百事倦懶復泪二於塵事中日益昏愚矣何時一侍圓音以

開部塞承遷入丈室即惟輕適尚異珍

即日粗遣須天氣少涼病躰方可出入當上候左右比來筆研幾  
於屏絕推多於空法粗知信向而性昏業重无可超之途乃懷教

誨翹誠二已

病躰衰怯坐隔裨席睽依餘教馳情何已秋暑特甚達者既自有  
以清涼其身而山中復无人事之勞何樂

前日同宰君過山中會承仗錫入城快二還舍有五言一首并昨  
時二詩繕寫以呈塵俗之人无情而言謾資一捧腹耳

比得曉夕奉餘誨慰釋无窮自天童回乃欲轉錢湖却宿東館以  
紓平日營懷仰慕之意會中途得家問言稚子病洩日益即疾驅  
徑還俗累如此豈免為達者所笑乎却望觀刹但有牢吝薄寒四  
大如何

昨潛上人還山因附問已知呈達病倦冗率雖失繼音而客子來  
往時得動息之詳用以為慰不待餘論久矣區二鄉往勞於夢寐



也過節當造丈室即日不審法候何如

今年暑熱特甚海邑殆不可過日書緘發置故久不獲奉寄但以企仰山中清勝計多賞心不審即日法候何如專使人參問兩後頓涼方思一請法席忽辱來示并貽清詩開閱欽歎不待親承餘論而滯思已釋矣即日四大安好旬浹間庶得參奉比辱惠教且窘於局事而又私室多故遂曠馳問惟深企仰即日法候安和全蒙照如昨沈迷簿書日甚厭悔切思承教邈未可得儻未弃遺時枉誨言幸甚幸甚

與神智大師三帖

曾丞相公亮

茲承惠賸仍示訊函過形柔軟之音特慶遷除之命永言愧感莫罄喻去時在暄融路方隋阻勉勤法味以永吉祥專修狀陳謝伏希垂照悉不宣

遠勞書示深荷勤誠知已被四眾之請紹嗣廣智道場江東度門今知不隊矣塵勞之繫相見未由千萬聆風但深企想

春暄万福自聞續廣智道場相距遠未由一面行人茲至再沐書示備聞宣揚祖教為一方依怙良慰遐抱晤期未卜良想孤風希為四眾倍調清味

與神智大師四帖

李樞密

山介遠來笥書為脫欣承宴坐之餘道氣充集深慰傾企也鄙夫汨在官途日走市朝雖一卒手一下足不離法界然而聽松風望秋色与悟空大士揮塵抵掌為裨悅樂不能无滯望矣勉旃自愛以浣磨仰不宣

近知郡司勳附上庵銘行者來損書乃知此信尚未達涉履炎夏山居化導外且喜道用休暢仍示及肖像一軸傾風林下想見標表鄙夫即日几筵之下尚存餘喘揮磨一接未易前期更為宗教努力自重

久不接音問不勝詹詠之至行者來損書并刊石乱道見貺慚荷備承山居道体冲安擅越三五年憂患奔走異方風土人物滿目

異類思一見東南山水與高僧談高僧之說其可得哉放生池一事是大因緣无不在心當偶良便為吾師成之但少須之耳高秋珍重

重江復山相望數千里惠而好我時獲音教歲律驟改忽焉新春山中聚徒教化不易示及放生事在心固久矣雖然未放生而未嘗不放生更少待之珍重珍重

與梵才大師

梅 聖俞

昨晚鄙句且塞嘉命恐別後難遇便入寄上所以倉卒而成忝故舊略不指瑕而褒言過實令人頽然衣物深愧輕浼聊表意耳何更見拒且望敦契收留幸甚幸甚未行間可能一顧少接清話否

與梵才大師

李樞密

久別喜道氣冲勝知在迎曉多日一帶之阻披會未由遠示長牋并北山新集欽玩欽玩所諭冠引不敢辭避但紛二俗事少有清興并野性漸懶不柰驅策須作實期以副雅旨耳不宣

與梵才大師二帖

宋諫議

執別有年矣人間多事不得時訊與居然心照所會千里如咫尺比日不審少病少惱否頃者不遺寄貺近詩二軸風格愈峻思致益深申詠累日不能釋手乃知上惠所證道妙所存道韻自然冥契耳欽服欽服公即日粗志幸勿多郵來唱當繼答滴有鞅掌未皇屬思須少暇得和為謝春序向晚宜加保重臨紙不盡

存厚善訊會出處不定稽於裁復慙恨无量比再示教承微爽清攝未還故止昔維摩詰問世尊以少病少惱則能仁不得免亦欲示眾生病而救其惱耶幸順世法稍加調治以慰切二詩編題引故不敢辭但二公敷演足下之長辭高誼遠俾小子繼之得无贅疣今且先贄二篇為謝餘須復訊餘杭假守或遂所求庶卜清晤

與梵才大師

鮑郎中

睽索已來晏更歲律欽跂之素伊鬱下懷其自守四明僅周載歲雖精筭不遠道韻可接然坐拘簿領无緣際遇良增馳想故歲

中荐辱題誨終以鮮便久稽修答胡進士來再貽珍削仍惠及詩  
筆一軸詞清格峻韻古意深諷誦數四實增降愧珍重珍重春吏  
司職陽旌布和宴坐之餘法味何若乃希葆嗇以慰遐思

與梵才大師二帖

胥內翰

逖違法器屢易歲躔詹止增勞音題存至喜知燕處方外安隱  
少惱兼承惠詩并問信數節如向達人尚肯以塵勞為念愧刻愧  
刻俟冗務稍隙聊一致意今寄蜀牋一軸少助吟費秋涼為道自  
愛不宣

比兩辱真翰并新吟十餘章開緘且喜旅泊中道用安穩盛制躋  
格冲澹詞句清雅曠其淵源蓋王右丞畫公之流亞也加之聲韻  
平妥與時无迂覽之數四不倦甚喜甚喜此於空宗中雖復一餘  
藝耳然讚歎佛事道韻物情不可无也知却歸東寺宴處如何寒  
律初嚴高談未即以副區區之係望也

與梵才大師

林君復

長韻詩一章并出示古律并一集共百餘篇公累年  
弃去筆墨忽二惟省心腑間如未知有詩雅之趣一得上人高句  
之辱良用歎服雖病且慵讀之三四過而不然已然殊喜見古調  
者豈僕向之所尚或泥於古耶且天台不獨里於東南實為天下  
之勝千峯方谷山水重深雲霞猿鳥之清絕高木秀草之瓌奇復  
居其間作高僧能用聲詩寫狀其融結之精妙以內適我具常之  
性其為樂可量耶風霜搖落園井加蕪獨坐虛齋頗覺寥寂然不  
飲酒如葶亦復罕睡庶時接清談啜佳茗以為慰慕也

與梵才大師

謝紫微

人至辱書甚勤欣承即日法候康適至慰至慰公近蒙朝恩擢進  
詞掖極懷不稱之誚諒吾師相知之深應為喜也暑者執異常无由  
奉欵山中演道之外茹芝飲瀑其幽樂之興可勝道哉餘希自愛

與榮闈梨

程公闈

二月初專遣人至曾附書想已呈徹一向不得來音南北相望極

以懷想比來法履復安否何如講席想如舊盛集巖會亦應不輟  
為之殊不聞彼次第劇為思跋也歲暮寒澁正闊軟言更希精加  
調攝黨修之暇數以書述中見及

與明智大師

曹尚書

得神智大師遺書終天之別愴然于懷然宗教得所付屬入於圓  
寂非大善知識何由始終如此蘭若之盛相繼得能仁表率其善  
甚善

沐惠書勤厚感載感載比聆闡揚宗風道場甚盛未得一陪高論  
深所傾止然衰朽久思退迹疲病苟遂素志因得為江湖之游可  
卜長晤也

延慶道場於私門是為世契先考太師資福之地繼得能仁深所  
慰喜遠煩遣人惠書感載感載嚴寒計道腴增勝未由披接若時  
自愛不宣

與惠滿禪師

陳朝奉

去冬調官東還泊舟京口獲訪禪林得聆軟語開悟良多倏忽一  
別已見春殘即日想惟掌握宗風法履清適今十一月抵陽羨寓  
止待次於溪山之間企仰道場未遂再叩竟論以滌昏蒙何時親  
遇聊慰渴思餘冀以道為世自重至禱至禱

莢家傾謁精舍既獲欵叩妙語仍沐顧遇之勤仰佩法慈感服何  
已區區二寓居宜興人事紛冗衮衮度日久欲持狀上謝因循迄今  
吾師道力法眼高邁近古勇猛精進直造真如開門受徒接引群  
昧俾徹彼岸其為力固亦大矣豈小補之哉相望方文不遠數舍  
何當復展不二最上希有之言庶幾有所得以遂鄙願不勝企望

與參寥大師

蘇子由

別後三承惠書仍以佳篇為贈而未嘗奉答雖見愛亦嘗見訝矣  
然實以家私多故衮衮至此非敢慢也太虛書中具之幸見亮亦  
承寓高郵精舍彼有与往還當其為樂即日道躰勝常所示詩卷  
愈加精絕但吟諷无已拙詩猶未暇錄奉和一篇殊无意思取笑

而已因風尚元惜音問千方順時保愛

與辯才大師

蘇子由

績溪蒙恩方還將自宣城沿大江以歸家兄子瞻以書告白不如至吳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游天竺子瞻昔與辯才師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見乃作三詩以寄之

荅悟老二幅

孫彌大

違闊踰年時有諸方化士自山中來者得聞動靜每以不得具記為慚忽奉誨音開讀欣然且佩存錄之厚自公飛錫念欲理舟叩謁因見堂頭妙語莫有警悟因循未果豈業緣也哉瞻想山門神馳杳靄

自去冬叨育山自法力之助忽勤慶問可勝感戢屬往行在俟歸當報來况也翠微建行廊并玩老開堂二疏以諸公科配牽強為之謾往一觀二畢丙之勿留形迹取笑作者行廊賴善夫元輔勸率已有端緒時節因緣信如是乎良可喜也

謝旌忠知山三幅

山中忽之別已兩閱月念欲作書謝頌遇之勤老懶竟未果也忽奉誨音具審即日法躰增勝深以慰感台居閑亡足念者未由踵見方為眾珍重

蒙眷私曲記始生之日特煩持誦副以香炬之貺物意兩重亡說可辭區區但切悚荷而已

聞象馭朝多有錢唐之行氣候漸冷遠塗宜慎護也錢唐无他幹蒙喻至感小子近得書恐二十七八間抵家矣以故更不附信

謝交老惠茶二幅

區區於此獨公不忘存領誨首豈勝感戢雨涼具聞即日法候安隱匏繫行朝无由從杖屨宴坐林下但勤瞻仰自餘惟幾珍重寂物固妙絕第未有以為報感悚何言

荅法照大師

牽冗久不果奉狀問訊正以為愧辱書深慰懷想但累幅勤緣非

非所以望於道照也秋過半氣序益爽緬惟法躰安適永乏如  
昨第功業薄未能如期待之意賤日既勤持誦又煩祝以香燭疏  
果有見存養之厚奇勝感載未由款承惟幾爲道珍重不宜

與法照大師

近來道况如何庵居岑寂凡眠食器用又非大刹之比所不至者  
多矣自非忘世味未易处也儻茲悲闊略不至使存沒受賜幸甚  
靈岳諸山皆不闕住持或有之豈敢不展力願寬以待之

與揚名知庵二幅

歲晏寒泣伏惟即日法躰安隱謹奉啓問訊不宣

講聞道言之高舊矣願見未東朔風每一悵恨杖錫未有期矣行  
遂款奉何喜如之

與知山上人

作別幾月每念前日煩厚遇款妙語至今未忘也忽承誨音具審  
即日安隱亡惱深以慰感公自嘗上過邑偶值便奉帆亟歸及叩

方六

九

謁回望山門但極馳向尚間保愛爲衆珍重謹復啓

翁頌之固荷厚意但道眼相照何必區區爲世態耶來使督還  
甚愧不克占謝幸察

與雪峯上人

咫尺相望尋常畏勤寵復不敢裁與居之間其如仰德之誠未之  
或置也華嚴想得趙雪山藥苗想益增茂何當領衆偕南俱與文  
殊獲觀弥勒也一笑公輒遣小舟送家叔了此事此又可以雪山  
外一種功案也呵呵

與張得一道士

黃 道夫

缺然不講道話久矣炎暉爍宇未審即日浩養何如每到琴軒頗  
思論琴之意夫琴琴雖未能忘乎形声者也苟心无所事乎機手  
无所事乎巧清音妙韻本於无何有之鄉松風蕭蕭山水激激湘  
江月白万籟合乎太虛有能感而對之方是時也空憇以虛其心  
滅李以空其性則予之遊是軒也與子共之不識能進於是乎幸

數以書見及

與徐道士

元厚之

久不与君握手為方外逍遙之游惟是跋仰无窮矣想應高卧雲山靜開竹牖一簪華髮滿机琅函鷺鶴朝翔斗牛夜步賞心真樂誰可擬之擾二市朝无緣晤語秋深氣爽更異為道自愛

慰書

慰朱相五幅

鳴蜩戒候薰風自南恭惟感時追慕情何以堪神相孝誠鈞侯万福公抱繫行朝未獲再詣靈幃陳慰謹具狀由問記至台僭易震恐下情无任瞻恋之至不備

拜違古次修復改月引領德宇豈勝燕雀之情不審跋涉川途寢興何似得暑方隆伏乞順序節哀以全礼制下情无任瞻禱

切惟國家艱難之際正賴盛德雅量調和鼎鼐鎮抚夷狄而我公遽以憂主朝殊失中外之望然而九重倚注四海具瞻雖处苦塊

豈忘王至更乞為蒼黔養福天下幸甚

切計鈞旆護擁太夫人轎車已抵雲丘雲丘山川奇秀諒惟卜兆當得佳城襄大事已有期否否官次拘絆无緣預執紼之列西首受墉但馳精爽

衰晚之迹辱知有年備屬樞府日得以職事趨稟曲聆聲咳豈勝榮幸乍遠鈞座區區向慕之情飢渴莫喻

慰永相三幅

即日恭惟號慕苦次神相仁孝鈞侯支福至衰晚之迹荷相公知獎方幸日以職事趨侍遽遠鈞席下情不勝犬馬之亦喜首氣方隆敢乞為國節哀以全礼制僭易震恐

屬者輒犯分又冒昧奉咫尺之書掌記者以鈞旨為辭以故亡路呈浼公偶聞鈞旆擁護太夫人轎車已抵雲丘此地山水為東南奇秀之冠諒惟卜兆當得佳城練日襄大事將有期否公切以國家艱難之際相公銜哀去朝中外如失唯拱俟頒詔奪情復還庶

堂共濟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公遲暮不才備負樞屬賴鴻庇未至汰逐已幸矣復被誤恩實出  
公入平昔陶鑄之賜獨以匏繫行朝无缘趨伏鈞屏占叙感激之  
私惟是頂踵圖報万一神實臨之非敢妄也

與李文思

蔡帥 持正

父別豈勝企想銜恤馳還衝冒霜露留慕摧殞其何以勝无由面  
慰惟稍寬節以副區區之祝

與練奉議

王永議

久不違馳問方此念念遽承公遭值大故駭歎悲愴何可勝情即  
日不審號慕外躰力支持否太夫人享有高年克生令子雖千鍾  
三金曹且約未吝而修己致養榮聞則多存歿可无憾矣更惟厚自  
寬譬言抑指就礼以全大孝之義區區不勝懇惻

與滕興公

蘇東坡

向者假守得依仁賢分光借潤為幸多矣不謂純孝罹此哀疚忽  
遽別去為恨可量公罪大責輕憂愧交集狼狽南迁豈敢復自比  
縉紳尚蒙記錄委曲存撫感激深矣旦夕出江愈遠詹奉惟万万  
順理自將无致毀也

與胡郎中

蘇東坡

得彭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无便未果奉疏人至  
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公本欲居常得舍  
弟書邀歸許下其方今已决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  
真暫留今邁一到常可以款見矣未間惟節哀自重

與林秘書

黃 安中

孤若餘生此臨營奉伏辱加惠挽詩繼之奠祭情辭惻怛誠礼過  
厚感佩摧痛何可比說未由一謝左右而比枉車馬祇益涕隕即  
日伏惟起居万福石君銘誌荷賜示亡母銘同此上呈病憊姑此  
奉疏不次

與范堯夫舍人

韓 持國



公再啓前問已采堯夫高遠已有所見失子之悲无可柰何當勿  
久留于曾中人生如幼自是吾身朝暮不測餘曷足道耶入洛見  
諸公當可開釋方事閑適惟保護爲善

與許振叔四幅

慰言略具前幅冬候已深寒色益嚴緬惟孝思罔極神明介祉契  
闊以來如公遠官亡聊固无足言而振叔憂患皆人世所不能堪者  
以故顧見之心无日不南驚也 區上狀餘惟以道自重不宜  
不意慶門既罹变故而從者踵嬰遠謫行路之人所共嗟惜公蒙  
眷之厚慨然尺懷則繼之以泣也通直丈遽弃榮養哀慕號絕  
何所迨及然振叔自少年取科第登顯仕榮動鄉里所爲子職者  
无一不至迨茲傾背固宜以此寬遣至於力所不可及事所不可  
測者振叔處之必自有道又况 仁聖在上察其母辜必賜恩貸惟  
冀寬以俟之不勝區區之禱

自聞被命朝夕懷念不与常比念欲裁書附承又以南北罕便因

方六十

十一

循不知凡幾程至貶所氣候風土飲食醫藥諸事如何无煙瘴有  
士人往還否離鄉之初聞邀一僧同行不知謂誰因書頌一一及  
之皆所欲知也公承乏於此已兩考七月間蒙恩改正官稱通理  
前任而代者闡大夫又得指揮替年月自此去替祇十數月冷官  
况味置之不復言推求田間舍之地甚急耳中心所欲與言者亡  
窮臨紙但劇馳跋

時得小子書頗聞周叔昆仲與令嗣居鄉甚文所不堪者以行在  
遠耳万万爲器業寬處也至祝至祝

與汪太守

慰禮粗見右幅氣候清潤恭惟即日承宣之暇台候万福公切食  
祠宮杜門窮巷瞻望使節下情不勝跋慕敬勤叅候

公得請以歸遂巡累月塊處窮僻幾与世絕以故久不果寓狀即日  
不審自摧閨門之戚台候何似重名推望宜歸朝廷尚煩藻翰之  
寄敢幾順時調護前佇柄除共扶中外天下幸甚

比至宜興訪親舊往往多為鬼錄今者又聞淑人之訃尤切歎惜矧齊眉之愛何以為懷然朝去矣追慟何及願痛以理寬遺勿以情累纏繞也

自得報於宜興切欲一至麾下而閑居舟楫難具以故未果走介聊致薦奠之禮伏惟恕察幸甚

新司法來迪功近之官莫已交割否試吏之初願比誨之公與其兄右司為親家輒以姓名浼執事者借易震恐之至

與劉子正二幅

咫尺門墻乍歸賓客書疏紛然以故尚未果叩謁可勝愧仰祁寒即日孝履支福謹上狀叅候率更幸祭

長至今節諒惟號絕何以為懷敢幾節抑以終禮法區區之禱惟在念幸甚幸甚

送劉子正墓銘三幅

闊別幾兩閱月但深跂仰即日共惟神所傾助孝履支福謹具啓

候承忽遽不宜

衰晚比蒙恩除皆親舊推借之賜敢不知幸月知庵訪及且辱惠况之厚佩服眷意不勝鄙情朝夕東去匆匆殊愧不得一別門墻引領祇剔悵仰

鄙拙承以先丈親家銘文見屬涸思牽強僅得成文第愧不足以發揚先德耳謹以持浼切幸視至或尚有喻不外不外

與戴幸

一別倏焉踰年竭來行朝相逐隊袞袞念欲訊具居因循未果誨牘先辱禮數過當感不忘秋暑緬惟即日孝履支福向得小姪書具聞躰中不佳頗費調治比遂良已可勝慰喜親家奄弃孝養追慟何及敢冀節哀以機宜親家愛重實區區之望也



